

早闻狄声

钱眼识人

“贾宝玉”的年会

繁花的女人们

追《繁花》，越看越感受到王家卫对女性角色的偏爱——男主角阿宝的成功固然传奇，但女人们的故事更有嚼头。就好像当年看《一代宗师》，宗师的魅力毋庸置疑，但宫二和张永成却让人念念不忘。

成功出圈的汪小姐是招人爱的，生机勃勃，一往直前，像极了我们对年轻的理解与想象。她把邮票不小心粘在菜饭团上的迷糊，她心急如焚地冲在前头传递消息，她对不喜欢的“怪东西”横眉冷对……那么多的细节，凝聚成一个天真赤诚的姑娘，叫人心生怜爱。那份变成自己的码头的决心，更把她从“娇小姐”的框架里挣脱出来，更上一层楼。从任何一种意义来说，唐嫣为汪小姐花的这三年时间，很值。

玲子的精明市侩，初见时并不讨喜，甚至有几分聒噪，而动不动就开口要钱的“讨债”模样，着实不好把握，多一分太贪婪，少一分又失了真心。好在回忆戏份拉开，前程往事恰到好处地流淌而出：明明有过异国他乡的肝胆相照，最终却只能用金钱上的亏欠来维系羁绊、掩饰内心，自我保护的硬壳下有脆弱的真情。等到终于划清界限，马伊琍的演技堪称教科书，冷静、清醒，把主动权牢牢抓在手上，宝总反而成了慌张败走的那一个。

李李的戏份很高光，辛芷蕾的每一次出场，都仿佛一幅油画，温润又

神秘。不管是什么样的风浪，她都有足够的定力，不慌不忙。更妙的是，当人们开始觉得她似乎有些太过笃定，剧集又带出她过往的那一份脆弱，让人更想探究背后的故事。而她大方招待去至真园学本事的玲子，给开新公司的汪小姐和魏总足够的体面，也是深谙人情世故的智慧。建议今天的大女主的电视剧全都过来偷师：走路生风、言辞犀利只是女霸总的表象，能屈能伸、目光长远才是做事业的基本素养。

当然，《繁花》的女人们还有更多不同的模样，有时哪怕姿态狼狈，却也是人间真实。开篇就跑路的金凤凰，又娇又嗲，是逢场作戏还是戏假情真，充满回味。想用“扣子”赚钱的敏敏，身上有一种摸不着门道的假精明，哪怕坐上了领班，举手抬足依然是娇憨的莽；剪电线“小江西”，有破釜沉舟的狠厉，又能在无人注意的角落与金老板暗度陈仓，称得上狠角色。总是被忽略的梅萍，仿佛是“讨好”焊在脸上，她的黑化是如此不可避免，如此让人五味杂陈。

花开几朵，各有不同的美感。这可能就是与大导演合作的妙处吧。纵然工作方式离奇，动不动就把演员“一剪梅”，可过场也好，配角也罢，但凡留下，就是不可抹去的高光。

李李

媒体人

情人看剑

宝总的白月光与密码图

岁末年初，一些人过的是“繁花时间”：晚上刷刷，与弹幕同乐，截图当壁纸，沉醉于剧中港风金曲，再去网上追踪热搜与解读，或者翻出家中的上世纪末街拍照片，力证父母当年也曾是阿宝、汪小姐、玲子……大数据扑面而来，几乎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陷入了一个信息茧房，连新年祝福的表情包，也从常年不变的黎明与张曼玉在《甜蜜蜜》里互道祝福，变成了胡歌与唐嫣在和饭店的合影……

谁让王家卫重新“发明”了《繁花》呢？

王家卫此番放出平生绝学，用拍电影的匠心与手笔打造一部剧，是“王家卫致敬王家卫”，更是降维打击：原著党大多满意，因为是以影像方式补全另一个平行时空的故事，说是借树开花亦可，也是金宇澄小说与王家卫电影宇宙的双向奔赴。两把钥匙，二选其一，都能打开宝库密码。刚播映时还担心剧作高度浓缩，准备呼吁观众多给《繁花》一点消化时间，谁知是多虑了，上海人民提前进入春晚时刻。

浓情真是化不开，别说倍速观看，就算一眼不眨盯守，仍会遗漏大量信息。试举一例，第一集阿宝濒死前脑海内“瞬息全宇宙”，閃念之间不过两秒，电光石火多个镜头闪回，几乎是“宫家六十四手”才有的速度：车祸现场漫天飞舞的纸钞、一个盆底绘有齐白石笔下的虾的脸盆、一盏水晶灯旁的数朵红牡丹、一辆路过曹家渡食品店的旧电车，车内还闪过一个围着红色围巾的女孩……镜头再切回手术台边的白色垃圾桶，染有殷红血迹的堆堆棉球，恰如牡丹盛放——记忆碎片

长风新

媒体人

花言峭语

张译，那个+1 的人

正在上映的《三大队》里，有一个情节让我在电影院里湿了眼眶。

张译扮演的程兵，和他的三大队的队友们，遇到了一个系列杀人案，抓住了疑凶之一，却因为审讯中导致嫌疑人死亡入狱。出狱后，他们去给他们的师父张青良扫墓，在墓园里，张译宣布了他的决定，他要继续追凶，抓住杀人者王二勇，他的队友们愣住了，他们都已经有了各自的生活，有的卖保险，有的成了文玩贩子，有的在夜市有了摊点，或许已经可以忘记过去。如果继续追凶，就意味着要把出狱后辛苦重建的生活全部推翻。但不到十秒钟，队友之一的徐一舟就做出了回应，他愿意跟着程兵去抓凶手，然后是马振坤和廖健，然后是已经成了文玩贩子的蔡彬，三大队重新聚合，一群人走上追凶天涯路。

这几个人的陆续回应，让我想起网络流行的回复，如果同意一个人的意见，+1，如果响应一个人的呼吁，+1，甚至可以+10086，他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+1。程兵为师父+1，徐一舟为程兵+1，就这么+1+1，一个队伍重新立起来了。

《我不是药神》里，也有同样的+1时刻。要不要找药，要不要救自己和救人？程勇+1了，然后是吕受益、彭浩、刘思慧，顺序我已经记不清了，我只记得他们为了让自己站出来显得不那么显眼，都拿出了各自的理由，那些理由，听起来都那么牵强，但最根本的理由，或许就是为了救自己，也给程勇+1，让

他不要那么孤单，不要那么无助。也让自己不要那么孤单，不要那么无助。

所有的+1，看起来是加给别人，其实是加给自己。是因为自己也不想孤单无助，是因为希望自己站出来的时候，也有人+1。这事儿就像存款，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账户，总得有人存钱，需要的时候才能取钱，+1，就是给这个账户略表心意。

我也有过那么多渴望+1的时刻。看短视频，凶手行凶，一下一下挥舞凶器，通过短视频的标题，我知道这是一个见义勇为的场景，但那一秒一秒似乎非常漫长，我看看视频进度条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冲上去，不知道受害人能不能停到视频结束，终于，有路人拿着扫把冲上去了，然后是第二个、第三个，他们拿着各种奇怪的防身器物，有人甚至搬起自行车。但终于有人+1+1+1了。看来令案的报道，在她受害后，她的同学贝志诚+1了，然后是来自全世界的+1。这个行动到今天，持续了快三十年。

当年初入社会时，有位长辈对我的告诫之一是：“人多的地方少去。”当时正逢某地出现踩踏事故，我想当然地以为，他的意思是人多的地方不安全，后来慢慢明白了，人多的地方少去，或许也意味着，不要动辄跟从别人的意见，不要盲目汇入某种意见风潮，哪怕那意见看起来是那么正确，那样论据充分，跟随者那么多。

但在很多时候，那些需要我们去跟随的、汇入的，其实是孤零零的一个两个人，只需要我们+1。+1里有那么多无法言传的渴望。2024年，如果我还有什么愿望，大概也就是+1。不是希望别人为我+1，而是希望能为别人+1。还能为别人+1，就意味着自己平安幸福，就是依

老胡打破了“会”的潜规则：永远不要为他人的利益而自告奋勇，这不是职场人，这是超级英雄。《年会不能停》何尝不是炮制了一次关于职场的超英童话，老胡和他的两位同事最后凭一腔热血揪出公司里的蛀虫，获得了董事长公平的尊重和嘉奖，一部跨年喜剧的能力到此为止，给不了这么多，在最后一幕闹腾欢乐中将犀利的表达偃旗息鼓，反正情绪宣泄了，笑也笑够了，很多人明天照样要通勤打卡，日复一日。

值得点一下的是，扮演董事长的演员是欧阳奋强，87版《红楼梦》贾宝玉的扮演者。贾宝玉是最恨朝廷的禄蠹，认为男子加官进爵俗不可耐。在片中，他却成为该集团最高权力的掌控者，只可能在年会场景中面对全体普通员工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贾宝玉最终活成了他最讨厌的样子，他的父亲贾政，谐音“假正经”。依靠董事长来获得公平和平衡，或许就是这部电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黑色幽默吧。

钱德勒

媒体人

然坚韧存在的显示，+1是对自己的最强祝福。

但这个+1的人，不是谁都能充任的，特别是在电影里，我们对那些+1的人，其实有着莫大的期望，他们身上寄托着一种人格理想，一种人际乌托邦。只有很少的人能胜任这个角色。所以，在知道《三大队》的故事要拍电影的时候，往那个故事里瞄了一眼，我就想，这个故事只能是张译演，这就是给张译写的故事啊。

那种幽暗的火一样的人。西部小镇，林场农场，军营，阿肯弹唱大会，那达慕大会上，洛克威尔·肯特的版画里，才能见到的那种人。在世事的洪流中，非常脆弱又非常笃定的人。能把一些人聚在一起的人，他喝醉酒睡倒，别人也不会散的那种人，让人久久难忘的人。在多年后你还会探听他的消息的人。

这个故事的偶然的可信是因为他才成立的，换一个人就要加很多情节的支撑和情境的支撑。至少要多拍半个小时，来讲个人前史和性格塑造过程，以解释此人何以至此。但张译往那一站，就不用再多说一句话，你知道他肯定会这么做，也知道必定有人跟随。他过去演的所有角色，都在为这个角色的瞬间成立做担保。

这是一种超越演技、角色分配的存在，是一种社会资本、社会账户的代言人般的存在，也是张译之所以有所成就的全部秘密，但这个秘密，实际上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，寄寓了我们所有的渴望，所有的希冀。所有让我们产生+1渴望的人，都蕴藏着千言万语。

韩松落

作家